

遗失在非洲的心脏

司马干 著

揭秘西非**人体器官黑市交易**
割礼节 残忍火刑 绑架索金 奴隶大本营
一场冒险在这片陌生神秘的土地上开始



器官
猎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遗失在 非洲的心脏

司马干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在非洲的心脏 / 司马干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22-08784-2

I. ①遗… II. ①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76788 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责任校对: 黄河飞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遗失在非洲的心脏
作者	司马干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8784-2
定价	28.00元

Contents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人体器官猎人	005
第二章 割礼节	021
第三章 绑架事件	041
第四章 火刑	061
第五章 伊博族酋长	079
第六章 牛头山奴隶集中营	101
第七章 劳动改造	125
第八章 黑水洞	155
第九章 六扇门	179
第十章 人头猩身兽	199
后 记	248

引子

我活了大半辈子，只做过一件让爹妈舒心的事儿，那就是跟随表哥去非洲闯荡。

2000年年底，我假释期满之后跟随表哥去多非地淘金。一年多以后，我从多非地回到国内东北的家里养病，据当年在机场给我送行的哥们回忆，那年我过了机场安检之后，我爹长叹一声：终于不用整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希望这败家孩子出国之后别再到处惹祸了。

我妈附和着爹的话：走就走吧，眼不见为净。

我爹是一个即使在街上撞见灵车，也会朝司机报以一笑的小商人，乐观、容忍一直是他的座右铭。而我妈是个整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但内心却非常善良的家庭妇女。如果这老两口再有一个懂事的孩子，也能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但作为家里的独子，我却是一个成色十足的败家玩意儿。

80年代末，中学还未毕业的我就离开了校门，自从离开学校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消停过，无处释放的青春荷尔蒙，加上东北自古以来彪悍的民风，我开始沉迷于大大小小的街战。大街尽头的菜市场、小巷子里的公共厕所、路边的汽车站……在这些地方都会看见我挥拳打架的身影。只不过三五年的光景，家里就因为我四处惹祸，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而我得到的，就是在家楼下的那条小街上因为打架打出来的坏名声。

当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成为江湖大哥的一个必要环节。

1994年，因为故意伤害罪，我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同时，家里卖掉了房子，负担我同案的民事赔偿。

原本还算殷实的小家，因为我变得彻底败落。

转眼间，我在瓦房店重刑监狱里服刑已近3年，那时心里早已经放弃了提前离开监狱的幻想，让我有些想不到的是，破灭的幻想突然成为了现实。

那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大表哥从多非地亚回国探亲。大表哥去监狱探望我时只对我说了如下几句话：

“你在监狱里想我老姑^①么？”

“妈每个月都来这儿看我。”

“现在后悔了么？”

“不后悔，但感觉不值。”

“想出去么？”

“不想。再在监狱里蹲上4年，我都快30了，出去了也是一个废人！”

“假如给你弄出去，还能学好么？”

“学不学好我也不知道，但我一定不会再回到监狱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

表哥和我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就离开了，我也没把表哥的话放在心里，我继续着我的铁窗生活。

后来我假释出狱才知道，自从表哥那次离开监狱后就开始为我的事四处运作。表哥先是找到他社会上混的朋友花重金买了一个尚未侦破的刑事案件的线索，然后托人给我带话，叫我按表哥说的一步一步做。我在监狱里向干部举报了这个表哥花钱买好的案子线索，公安机关按照我提供的这个重大线索，很顺利地侦破了一起连跨数省的抢劫案。最后破案的刑侦人员立功了，我也按照表哥当初就已经设计好的剧本成功获得了减刑。

也不知道我是幸运的还是倒霉的，虽然立了大功，但我只获得一年的减刑，也许跟香港回归这个重大事件有点关系吧。

之后表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我办了一个假释，1997年的年底，经过漫长的1156天，我终于离开了瓦房店重刑监狱。

不过也很庆幸在监狱的改造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让我不再闯祸。

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在这个最能改变人的集体里生活了3年多。经过这3年多的劳动改造，虽然我骨子里很多臭毛病彻底地改掉了，但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也很彻底地和社会脱了节。

① 北方把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叫做老儿子，老闺女，意思是老来得子，老姑，即最小的姑妈。

我的爹妈那时对我还没有彻底失望，他们一直认为我当年犯罪是因为年轻。年轻人嘛，就应该犯些错误，犯错之后能吸取教训就行，我爹经常这么说。

爹妈担心我在假释期间再和街上的二流子混到一起，一狠心花了9000多块钱在家里装了一部兼容机。家里有了电脑，我确实很少再出门，因为我每次上街都会迷路。

不得不说上一句，最近20年国内城市发展的确实太快。

从红色警戒、三国群英传一直到星际争霸，假释期间这三年我一直在电脑游戏中度过。由于没日没夜地守在电脑前，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半文盲戴上了一副400度的近视眼镜。

假释期的三年里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派出所报道，和片警汇报一下这一个月里我都做了什么。少有的社交活动就是参加一些步入婚姻殿堂的同学的婚礼。

从监狱里出来这三年，我不仅没有融入社会，反而和社会的脱节越拉越大，直到2000年末。表哥又一次从多非地亞探亲回国，表哥在国外的生意已经做的很大。

表哥来家里探望他老姑的时候，顺便也问了我的近况。我想了好半天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近况，后来干脆直接向表哥汇报了我这三年里的情况：吃饭，睡觉，拉屎，打游戏。

表哥一向是惜字如金的人，于是就有了如下简短的对话：

“小十二，跟我去非洲吧！”

“我这样的劳改释放人员能出国么？”

“能！”

“那就去！”

就这样，我跟着表哥去了多非地亞。当时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仅限于：非洲的西部，人口众多，属热带季风气候，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其实要说对多非地亞的了解更多的，还是那两个足球明星：卡努和奥科查。

我决定跟随表哥去非洲的原因很简单——报答表哥的恩情。虽然从表哥的嘴里不止一次说过，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都是因为我爹妈的情面，和我没有一点关系，还叫我不要感激他。但我心里却一直过不了这道坎，我想，知恩，要回报。既然你给我四年自由身，那我就把这四年还给你。

因为有了这一层原因，我很痛快地接受了表哥的提议。

初到多非地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学习英文。我读初中的时候英文课几乎都被语文、代数之类的主要课程强占了，毫不夸张的说，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但那里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周围人大多也都说英文，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的英文水平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提升，还不到半年的光景，我就可以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和厂里的黑工交流。

解决了语言上的障碍，表哥再出门应酬或是谈生意项目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一起出去。但我对企业管理、人际关系上的天赋几乎等于零，虽然表哥极力想提携我，但直到最后我还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第一章 / 人体器官猎人

听到“三角洲”这三个字，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忽地想起几天前肯佩警官提醒我的那句话：请最好不要单独去南部伊博人控制的地区，更不要去三角洲一带！

壹

就在一星期前，表哥提前回国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表哥临行前和我已经约定好，在农历小年之前，他会回到多非地亚，然后我再回国过年。

2001年12月28日，多非地亚港口城市多非。

我靠在椅子上，两只脚搭在办公桌上来回晃荡，正在接听表哥的越洋电话。这时忽听敲门声响几下，没等我开口，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警察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用眼角瞟了黑人警察一眼：他穿着松松垮垮的警察制服，腋下还夹着一个棕色公文包。

“我先挂了，这边有点事，两个小时之后我去机场接他们……哎呀，你可别磨唧了，两个大活人，还用得着看管啊？！”

挂断表哥的电话，我连脚都没有从办公桌上撤下，有点故作夸张地双手一摊：“嘿，警官！我的工厂里最近没有发生过盗窃案！情况非常好！”

我当面前这个黑人警察是街上常见的那种巡逻警，很不以为意道。

那黑人警察一脸的严肃，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停下脚，低头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卡片放在办公桌上，用手推向我：“先生，浪费你几分钟时间，请看一下这个！”

“哦？”我从抽屉里拿出眼镜架在鼻子上，顺手抓起卡片，看了一眼后又将卡片扔到办公桌上。卡片上的英文字母可能认得我，但我并不认得它，我的英文水平仅限于嘴对嘴的交流上，对文字的理解程度几乎为零。

我有些尴尬地朝黑人警察笑了笑：“警官先生，这卡片上写的是什么呢？”

“死亡证明，科菲·凯尔的死亡证明。12月24日我们多非警察署接到科

菲·凯尔妻子的报案，随后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科菲·凯尔是你工厂的劳工，所以你有义务在他的死亡证明上签字。”黑人警察说完，回身用手指了一下办公室门上挂着的那块醒目的“经理室”铭牌。

一听这话，我连忙把脚从办公桌上撤了下来，中午喝的半瓶五粮液瞬间就蒸发掉了。虽然在这个国家，人的死亡率很高，随便一个脑疟疾就能叫一个大活人丧命，可当星期五的死亡证明摆在我眼前时，还是把我震惊了一下。

“什么？星期五死了？他是怎么死的？疟疾么？妈的！他还欠着我3万块呢！”

黑人警察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没回答我这一连串问题中任何一个。我在抽屉里拿出笔，伸手就想在星期五的死亡证明上签字。可就在钢笔接触到卡片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就算星期五死了，也不应该由我签署死亡证明啊！

“警官先生，我的确是星期五的老板，这没有异议。但我认为我没有义务签署星期五的死亡证明！况且，我根本不了解你提供给我的这个死亡证明所包含的含义！死亡证明？从文字上理解就是证明星期五已经死了，那么由你们警方来签署这个证明才是合理的，要我签字，恐怕有些不伦不类啊？！”

黑人警察一听我这话，脸上明显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语气也加重了一些：

“先生！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你当然有权利签署这个死亡证明。当然，你也可以拒绝，那你就等候法院的传票吧！”

黑人警察说完拿起星期五的死亡证明转身就要离开。此时我茅塞顿开：这王八蛋分明就是找借口来向我勒索的！

在多非地亚特久了，对这样的勒索我早已司空见惯，我连忙从黑人警察的手里抢过星期五的死亡证明，唰唰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黑人警察从办公桌上拿起死亡证明，瞟了一眼后收到公文包里，之后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先生，您需要支付给我汽油费！”

“没问题！”

我不敢怠慢，连忙从裤兜里拿出4张面值为500的奈拉^①，递给黑人警察：“警官先生，这是汽油费1000块，剩下的钱是啤酒费！给您添麻烦了！”

黑人警察一点没客气地把钱收下了，原本一直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先生，以后你的工厂里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打电话到多非警署找我，我

① 奈拉，书中虚拟“多非地亚特”的币值。

叫肯佩！”

“好好！以后给您添麻烦的时候还会很多！”

肯佩警官勒索成功，洋洋得意地吹了几句牛之后就要离开。

送肯佩警官出门的时候，我向他询问了星期五死亡的原因。

原来星期五遇到了多非地亚东南部伊博族领地内最最臭名昭著的班巴拉族人体器官猎人。

星期五原本叫科菲·凯尔，科菲的意思就是出生的那天是星期五。全世界最著名的星期五并不是鲁滨逊的那个仆人，而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科菲·安南。

星期五的父母居住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区域内多尔多市乡下，圣诞节的前一天，星期五带着老婆去父母家打算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当时星期五路过一片橡胶林时，忽然感到内急，就去路边的橡胶林里小解。也该着星期五倒霉，就在他脱下裤子准备小解的同时，一个在躲在橡胶林里等候“勒死狗”的器官猎人也发现了自己的猎物。

器官猎人悄悄绕到星期五背身，麻利地从身上取出一根绳子，在两只手各缠了几圈后，猛地一越用绳子勒住了星期五的脖子。器官猎人勒住星期五之后迅速转身，用自己的后背顶住星期五的后背，然后猛地一弯腰。星期五被突如其来的绳子勒离了地面，星期五根本没来得及挣扎，两只脚在半空中蹬了几下就断气了。

器官猎人见星期五已死，迅速将星期五的尸体放平在地上，根本不顾星期五身上的钱财和其他物品，直接褪下星期五的裤子，用利刃割下星期五的生殖器。一切做好之后，器官猎人带着星期五的生殖器逃之夭夭。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一共下来也不过40秒，这恐怖的一幕被星期五的妻子在橡胶林外看个正着。直到器官猎人逃跑之后星期五的妻子才缓过神儿来，可这时已经晚了。

我打了一个寒颤，如果不是亲耳听肯佩警官所说，仿佛这样的情节只会出现在恐怖电影里。

“肯佩警官，什么是器官猎人？”

“器官猎人大多都是来自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部省份的班巴拉族人。班巴拉族是巴布撒共和国最大的一个民族，而流落到多非地亚的班巴拉族人都是异教

徒，这些混蛋专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妈的！每年三角洲地区发生的被器官猎人屠杀后割掉身体重要器官的案件有上万起！哦，还有，科菲遇害的这种杀人方式，用我们警方的专业术语说叫“勒死狗”！勒死狗是器官猎人针对单独行人的捕猎方式，这种捕猎方式适合从“猎物”的身后下手。器官猎人又分为单独捕猎、团伙捕猎，单独捕猎大多都是采取暴力手段，团伙捕猎的技巧就很多了，诱骗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随后，肯佩警官反问我一句：“先生，你在多非地亞做生意，那么你知道我们国家最富有的人群是什么？”

“这还用说么？当然是那些拥有油田、矿山、港口码头的土王和酋长们了！”

“当然，这是世人所知的，但最富有的人是班巴拉族内做人体器官交易生意的巨头，他们富足的程度完全超过那些开采石油的老板！今天你听到的只是一个男人的生殖器，这个东西卖不上什么好价格，心脏、肾、肝、眼角膜甚至是人的大脑才是给那些班巴拉族人创造财富的东西！多非以东200公里外的贝宁城外有一个人体器官交易市场，全世界大部分地下人体器官交易都会在那里成交。”

肯佩警官还不忘嘱咐我：“先生，你最好不要单独去南部伊博人控制的地区，更不要去三角洲一带！班巴拉族的器官猎人嗅觉都很灵敏，不要被他们嗅到你的气味！一旦被他们捕到，你的心脏可能就会在别人的肚子里跳动了哦！”

肯佩警官的警告我根本没听进心里去，此时我只对人体器官猎人充满了好奇：“肯佩警官，为什么杀死星期五的器官猎人只割了他的生殖器而没有割掉他身上更值钱的器官？”

“我猜科菲遇到的器官猎人一定是班巴拉族里最下等的，他只能割掉科菲的生殖器转手卖给器官交易商，因为他没有先进的医疗手段保证大脑、肝脏这类器官在离开人体后仍然能够存活。先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无论多大年纪的人，无论健康还是有病的人，在他心脏停止跳动之前生殖器都会勃起一回，瞬间死亡的人勃起的时间还会更长。在这个时间段里把死者的生殖器从身上割下来，制成的壮阳药物，是非常厉害的哦！”肯佩警官说完，带着满脸淫笑钻进了车里。

也许是肯佩警官讲述的过于恐怖，直到他的车子已经开远，我还一直默默地念叨：“器官猎人……器官猎人……”

贰

我发动起了我的那辆破现代汽车，直奔多非机场方向。肯佩警官来之前，表哥打电话通知我，他的叔伯侄子带着刚过门的媳妇来非洲度蜜月，第一站就是我这里。

多非的市区不算太大，单论地域面积也就和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差不多，但据说人口却将近千万！多非岛、布依布岛、维多利亚岛等一些主市区的道路还说过得去，但稍微偏远一些地段的道路非常老旧，一路堵车加一路颠簸，我用了3个多小时才从多非本土驾车到达机场。

我刚从车里面钻出来就听到有人喊道：“十二叔！是十二叔么？”

寻声望去，离我二十米远处的一把红色的破Coke阳伞下站着两个人，仔细瞧，正是我三表哥那宝贝儿子牛镐。

我朝牛镐挥了一下手，示意他来这边，牛镐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拉着媳妇向我走来。

待牛镐走近我，我朝着他的屁股狠狠踹了一脚：“小兔崽子！几年没见，变得这么胖！”

牛镐嘻嘻哈哈不以为意，打开我车的后备箱把行李放了进去。这才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猛一拍大腿叫道：“我忘记介绍了！毛娜，快叫十二叔！这是咱老姑奶家的儿子！”

站在牛镐身旁的毛娜脸一红，带着羞涩，低低地叫了句：“十二叔好！给您添麻烦了！”

我这个刚过门的侄媳妇比牛镐矮一个头，白白胖胖，留着齐眉刘海，穿着宽松肥大的T恤，一幅小巧可爱的样子。

实际上牛镐的年龄只比我小4岁，小时候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玩。虽然我长他一辈，却一直以兄弟相处。我在蹲监狱之前还经常和牛镐“战斗”在街边巷尾，但自我出狱之后我们叔侄之间的联络就很少了，一晃几年没有见面。没想到今天在多非碰面了，更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小子竟然结婚了。

我把牛镐和毛娜让进车里，载着两人从机场返回到我在布依布岛的别墅。

因为布依布岛是多非政府所在地，所以市容环境相对要好一些。表哥在这里租了一栋别墅，然后把别墅装修成公寓的样子，厂里的中国工人都住在别墅这里。

帮牛镐卸完行李已近晚上11点，我给牛镐和毛娜各倒了一杯咖啡，说道：“牛镐你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之后马上给我睡觉去！”

“十二叔，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多非比国内要晚7个小时，现在国内才下午4点，你叫我咋睡觉啊？”牛镐抗议道。

“那你想怎么样？”

牛镐扭头看了一眼毛娜，之后给我使了一个眼色。虽然多年未曾相见，但我和牛镐之间的默契还是有的。我看牛镐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有话背着毛娜。我笑着叫毛娜随便坐，然后把牛镐带出房间。

“十二叔，附近有没有夜总会啊？”

“有，而且还很多。”

“那你带我出去转转呗？”

“你小子不学好是不？这才结婚几天就要出去鬼混？”

牛镐赶紧过来捂我的嘴：“哎呦，你小点声！”

“多非的治安还说得过去，但也尽量少去那种地方！赶紧回去领媳妇睡觉！”

“十二叔，你别那么霸道！在国内我爸都不管我！”

“那是在国内，这里我说了算！”

“司马大嘴……”牛镐情急之下竟然脱口而出我小时候的外号。

“小兔崽子，你再说一遍？！”我猛地揪住牛镐的耳朵：“走，跟我回屋！”

“十二叔啊，几年没见，功力见长啊！哎哟哟，轻着点！”

“少他妈跟我废话！”

毛娜不知道我和牛镐从小就这样闹惯了，还以为我们俩真要动手，跑过来打

圆场道：“牛镐你别任性，全听十二叔的安排，叫你睡觉你就睡觉去呗！给咱爸妈打个电话就休息吧！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我早累了！”

我真没想到这个外表看起来还有些像个孩子似的小女孩会这样通情达理，当下倒是让我感觉我这个当叔的有些胡闹了。

牛镐很不情愿地抓起客厅里的电话，接通之后短短说了几句就要挂断，我连忙抢过电话，瞪了牛镐一眼后对着电话里道：“喂……啊，是三嫂！……对、对！我是小十二！……你放心吧！今天大哥打电话已经都交代过了……没问题！”

挂了电话，我把牛镐和毛娜领到二楼的一间卧房，我担心这混小子半夜跑出去鬼混，所以就把楼梯口的大铁门反锁上，之后才安心地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强烈的金属撞击声吵醒，紧接着就是牛镐的大声叫喊：“司马大嘴！等我见到大爷肯定要在大爷面前告你的状！我来多非地亚是度蜜月的，你却把我锁起来！”

我揉揉眼睛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才8点不到，换成国内的时间才凌晨一点多，我真怀疑牛镐这小子的人体生物钟是怎么适应时差的。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这小两口准备去哪儿玩，牛镐表示一切听我安排。这下却把我难住了，虽说来多非已经一年有余，但我很少出去，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好玩。我琢磨了好久也没想到什么地方适合新婚夫妇度蜜月，还好毛娜出来替我解围：“十二叔，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萨佩莱市的一家石油公司做翻译，来之前我就已经和她联系过，准备去看看她。如果有时间，先带我们去萨佩莱市行么？”

“萨佩莱啊？我还真没去过！既然你想去，那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吃完饭咱们就开路！我也是借你俩的光，你大爷那个王八蛋从来就没给过我休息日。这下好了，沾你们的光我也出去溜达溜达！”

叁

我跑到海腾铸造厂两个厂长张钊和秦刚的房间，他们也才刚吃过早饭。

“两位大哥，最近三两天我可能不会去厂里。这不，昨天从国内来的亲戚，我要带他们出去转转，厂子这两天还得麻烦你俩多照应一下。”

张钊和秦刚都是厂长，而我是挂名经理，论级别我稍微高一点，但实际厂里有个大事小情的，表哥还是愿意先和他俩商量。厂里一共就那么几个中国人，所以平时关系处得还不错，在家的时候也都是兄弟相称。

“干兄弟，你玩你的，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放心玩去。”张钊大大咧咧地说，秦刚随后也表示没问题。

因为道路不是很熟，我们叔侄三人直到下午才到达萨佩莱市，毛娜和她同学顺利会师。国人在国外相聚时总少不了参观主人公司的这一项，我们也没能免俗，整个一下午都消耗在毛娜同学的公司里。

晚饭在毛娜同学的宿舍里吃的，席间她提议明天去Noro岛钓鱼、野炊，牛镐夫妇赞同，我无所谓。

Noro岛上的游人很多，各种肤色的人都有。我们四个人租了一艘小船和渔具，由我和牛镐执桨，慢慢向海里划去。

我是那种喜动不喜静的人，鱼钩扔进水里三分钟不咬钩我肯定会把渔线提上来看看。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整个一上午，一条鱼我也没钓到。

牛镐玩得兴起，临近中午时候竟然忘形地脱下了T恤，赤膊上阵。

牛镐脱下上衣之后我注意到了他胸前上的文身，一条张牙舞爪的大黑蜈蚣环绕在整个前胸上。

“镐子，你小子身上纹那个是什么破玩意啊？”我明知故问道。